

三朝遼事實錄

九

王州達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三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苾



較



癸亥六月南科徐憲卿疏自關上抵寧連前城一城其

間一堡止可備烽火未可備攻打也而覺華一島去城四十餘里水陸懸絕于虛勢最妙于實援恐未卽得力也又謂廣寧城不可守而山海可守然廣寧兵潰不西走虜則東走夷其逃猶難若關內一潰東西南北絕無阻限其逃更易若干關外東去二三十里內再築一重城南可引海爲阻北可倚長城爲靠過此則南北無倚而繕築無從施矣城之自南亘北長

通事寶金
止二三十里計費不甚多而內可壯軍士之胆外又添一鎖鑰之固且仍以守寧遠者守關門屯覺華者援寧遠庶萬全矣

爲國守邊不可好奇爭勝不可驚遠貪功舍關門之近立隳初築之功。驚凌屯之遠以興難竟之役。只起于好奇貪功一念。微萬不可必之天倖耳。閻鳴泰回籍聽勘會推韓策等四人。上命再加詳酌疏再上以張鳳翼爲右僉都巡撫遼東。

巡關潘雲翼爲兵虛冒餉太多事奉

聖旨該部移文嚴行查核議兵科叅看得年來東事

孔棘凡借名招募騙官騙餉實多奸黨更倚牆壁雖
緝拿之檄日下而抗驕之焰轉熾法紀至此國家
幾無三尺矣心切恨之乃何物募練營兵守備有如
杜應魁者虛負匹夫一劍之勇無投石超距之能招
兵填上名雖八千一查於山海道而虛冒者二千有
奇再點於關院而隱替者又五百有奇月計歲計糜
餉幾數萬金以烏有之軍糈飽一已之谿壑心無屬
饜恬不畏法貪弁中有如此胆大包天者乎況縱放
軍人上盜行奸殺人放火若此無等豈稱有勇有謀
復再置之關外設防豈能冲鋒禦敵爲封疆出死力

通事寶鑑 卷之二十三
哉必須稽查兵數究核侵欺明白筭結而后使過可也至於柯仲爛以伊唔公子談兵說劍招結黨棍如吳文耀等領兵五千強半逃亡陳政以賈祥幕客呼朋引類虛冒逃兵周弘祖等矯命雄行潛匿京即應究核者究核應提挈者提挈則又所當迅行嚴追無事停留以長奸宄可也至於糜餉行劫法自難貸又非職言所敢越俎矣

杜應魁以廢將舉薦招兵每兵月餉三金因其餉厚團營兵及邊兵皆更名應募行伍皆虛市棍無賴投充者賭盜日聞潛行劫掠更值汪司農之兵

縱焚都市而柯仲炯所招集者俱游徒混集侵冒
無用悉驅之關永科臣郭允厚傳宗龍所招者乞
總督王公象輒領去散之薊鎮薛祥招致三千至
吳江而兵譟逮祥擊獄大學士沈公漼之兵僧道
夾襍獨臺臣鄒復宣募金華義烏兵三千在關頗
得其用山海兵威嚴重群不逞至此不敢復肆舍
此無藏垢納汙之地矣侍御游士任一片熱衷因
招兵論遣而科道明時舉李達召兵卒致川中之
變是招兵不能弭亂反至于招亂也經臣在關旣
虞強虜之逼又慮橫兵之叛非公平廉謹恩威並

濟何能使衆心之讐服哉

禮科郭興言疏近來人情玩愒法紀凌夷作奸犯慝
比比而是如管大藩之逗遛海上而寬梟示之誅陳
天叙之夾帶硝黃而緩逮問之條去年之募兵折毀
楊都司房屋大駭聽聞汪應蛟每兵給黃錢四百文
而去是賞亂也今年之營軍聚衆鼓譟大肆凌轢子
總督吳汝胤之門而不一問是兒戲也長此安窮害
何底止職有激子中久矣敢因論關撫一事而併及
之

當時募兵苦于乏餉汪司徒用厚餉私自樹兵卒

以釀變兵可輕弄耶○聽勘巡撫閻鳴泰辨疏云
內如遼人出關一節人爭逐之職力禁之揭示通
衢萬目共覩至今州縣及營路壁間尚有粘者乃
反以爲職逐之也不亦異哉是豈言者忍于相左
恤緯熱腸陰中于冷口遂誤以爲真而不及察耳
逐遼人出關耕田不得抽選爲兵彼時以爲得計
而不知其中禍之深也遼人用而兩河故土無恢
復之期矣入衛則匿身于薊城援凌則兆亂於東
省誰倡其說主其議必有任厥辜而莫可逭者此
際已矚其倪閻撫不得不辨

大學士孫承宗勘三御史情罪看得論遼患者曰有
封疆之寄可以死無封疆之寄可以不死臣謬謂巡
方御史當封疆未壞尚有封疆可巡法可以不死當
封疆可巡義可以不死然法可不死而義未嘗慎其
死義可以死而法未嘗繩其必死三御史苦心悉力
適遭事窮其風力不得不減而情事尚有可原獨戰
有功御史爲榮戰無功御史安得不辱然遼事至一
桂危矣至王庭又危矣至震孺危而又危矣三御史
之于邊事且有逮白可案今所責于楊陳者尚輕獨
方震孺臣不必責其不調經撫而當責其不糾經撫

不當責其不歿於旣失之封疆而當責其始雖獨往終與同奔竟不能以一語圖存未失之封疆卽震孺自言曰封疆至此皆臣不能直糾經撫之故其駐八里舖不入曰我遼東巡按今遼東何在我歿此歿甘心則震孺未嘗不欲歿也故統三御史較之自楊而下爲時愈苦自方而上爲罪漸輕獨是楊陳兩御史事臣尚里居方御史又中朝共見而必以臣愚昧妄爲詳騰殊未敢執爲定論耳

御史吳尚默題稱關撫之更置無常邊計之籌筭易掇戰守之策歷來經撫各持之而互爭之快雄心于

一逞則用戰。迨一敗於李維翰。再敗於楊鎬。又再敗於袁應泰。王化貞乃悔戰而言守。然而守未易言也。一切布置尚當再三。布置再三。酌量樞輔。明以守之一着。申飭新撫。堅心耐意。歲月圖之。無如曩者以操戈入同室。以築室成傳。舍日壞邊事而不可收也。嘗思宋之夏元昊條邊事者。攻守不一策。獨范仲淹始終意在招納。堅執按兵不動。以觀其釁。卽老識如韓琦亦曰。此二十萬兵。只守界濠。用兵當置勝負于度外。迨至敗。鱗相尋。潰喪塗地。而琦亦屈於淹之策。卒用招納收功。獲其誓表。願奉正朔。以樞輔之威望果

能勤習陣充軍實嚴政令明賞罰齊耳目一心志威
畏德懷如韓琦之後其心破其胆寒而奴不納款聽
命吾不信也

七月督餉侍郎畢自嚴奏原任推官孟養志前任經
臣袁應泰題起用援遼前餉臣李長庚經臣王在晉
咨會相同續因 廟議欲發勅宣諭朝鮮本官遂兼
賁 勅之役今於六月之杪倏然歸來賁有朝鮮回
照乃彼國纂立之詳則亦可得而言者李暉原以前
王李昖次子得立素稱仁柔李倬其親侄也走馬試
劍謀勇着聞眉豎耳垂姿表偉異常在李暉左右用

事掌官札之役入春因見李暉有疾遂起逆謀先令
心腹陪臣建議將平山節度使李貴發練兵馬五百
調赴王京防禦又密約繼母王大妃於三月初九日
在於宮中舉火爲號李侗率李貴等指以救火爲名
領兵入宮綁縛李暉投烈焰中以歿并其世子宮眷
及左右親信之人俱行殺僂議政府有自盡者本月
十三日遂請王大妃仗義執言數李暉之不忠不孝
而暴其罪是日李侗遂卽王位又差官立誅平壤守
臣朴燁并鴨綠江邊鄭遵數其元年冬月暗通奴酋
引賊過江戕遼人而謀毛帥是所藉口以報 中國

者也李貴今爲李侗親臣日侍其側而又宿將張曉
爲總兵以守鴨綠用內戚韓浚謙爲本國都總兵以
鎮王京又令通官傳語於孟推官曰向來舊王不併
力遏奴爲恭令我正不以縟儀爲恭而專以助勦爲
恭查李暉之事天朝殫心竭力彼國老臣有被倭
難者皆所槩從而少年新進之徒或多不欲兼以供
億頗煩國人苦之今春偃臥日久有以爲真病者有
謂知禍之將及已而深居以避者乃不虞其竟以不
免也此臣喚集差官任國輔等反復查問而得其大
槩若此非盡出於孟推官之口其他則謂鮮人語言

不通詢訪難悉亦實情也近聞李侗請封之使業渡海而來抵登而北行且匍匐闕下矣臣竊以爲李侗之事其不必議討者有三而其不可遽封者亦有三李侗篡主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爲李昉之孫李暉之侄枝派頗正且其假義國中臣民卒多歸向今若輕言廢置必當先議興師航海萬里勝負難必窮兵遠驚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者一也通奴之顯迹未著尊王之常禮未失且其卽位教令頒布國中咸以恭順天朝爲念以協力助兵爲辭豈其以此翹前王之罪過而躬自蹈之萬一更不得其人違

順卽逆厥計良左是不必議討者二也李侗篡立之
后每有公移與毛帥往來固非大有協濟亦覺別無
齟齬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糴糧五千亦未過糴
總之毛帥之居皮島四面皆水與駐宣川時依倚朝
鮮大是不同可無他虞是不必議討者三也惟是

君父大倫炳若日星亂臣賊子宜膏斧鉞李侗以臣
弑君以侄弑叔旣追天誅遂叨封典煌煌綸旨
驟加匪人彼箕子禮義之邦將無爲有識者所笑是
不可遽封者一也李暉之事天朝也甚謹旣助兵
於四路進勦之時又助餉於毛帥駐帥之日其有功